

访谈

加强文化交流 增进文学情谊

——访缅甸作家协会主席吴翁貌

□本报记者 罗建森



吴翁貌(U Ohn Maung), 1951年出生,笔名敏穆貌奈莫,诗人,缅甸作家协会主席。1965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诗歌超过2000首,小说及其他文章200多篇,诗歌被译介到马来西亚、韩国、越南、柬埔寨等国。曾八次获缅甸国家文学奖,2022年获缅甸国家文学终身成就奖、功勋艺术家奖。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缅甸文学的发展情况以及海外传播情况?您个人做了哪些相关工作?

吴翁貌:缅甸文学界设立有最高奖项——缅甸国家文学奖,很多缅甸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个语言版本,走向了欧洲、美国、日本等地。我从14岁起就开始学习并创作缅甸古典诗歌,也一直致力于推动缅甸文学发展以及传承缅甸诗歌。我个人曾到访过美国、韩国、肯尼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宣传缅甸文学作品,这是我第6次来中国了。

记者:缅甸在激发青年创作热情、培育青年文学力量等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吴翁貌:在缅甸的大学中有许多作文比赛和分享会,其中仰光大学的俱乐部是最著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我们更鼓励青年作家们用缅甸语创作而非英语,以传承缅甸文学的根本。

记者:缅甸有着独特的文化与历史,在您看来,缅甸文学作品应当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挖掘和展现本土元素,吸引更多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吴翁貌:在缅甸,佛教是主要的宗教信仰。缅甸传统的文学作品多为佛教经典,与佛本生故事有关。缅甸文学作品应当多体现佛教教义的智慧,让全世界读者都能感受到缅甸佛教文化的魅力。

当今世界各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以道德、纪律和爱国情怀培养青年一代。我们为儿童创作儿童文学,为青年创作青年文学,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形式。我想,在当今时代,这类文学的创作与

繁荣尤为重要。

记者:目前中缅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您认为接下来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国文学以及中国与东盟文学的交流合作?

吴翁貌:我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戏剧等都有独特的魅力,中国文化十分让我着迷,因此我选择并翻译了一百首中国古诗词,在翻译过程中,也深刻领略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亚洲国家长期以来保持着友好关系,通过文化交流与文学合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增进这份情谊。未来,我们应继续相互支持、深化合作,推动开展更多文学交流活动,中国与东盟紧紧相连,应该多推动文学作品的互相翻译与传播。

记者:此次参加“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您有什么感受?

吴翁貌:在这个活动中,我十分开心,遇到了很多新朋友,也遇到了老朋友(柬埔寨作协主席等),他们都是东盟国家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东盟青年作家文学作品分享会”上,我朗诵了自己翻译的中国古诗词,钦州八号公馆的优美环境和古诗的美感相得益彰,让我对中国诗歌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还有幸去了中国南方很多美丽的城市,比如南宁、钦州、佛山、东莞、广州等,进一步接触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也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多样面貌。我认为,举行这样的活动,对东盟国家写作者来说十分有益。

(翻译:钟振铎)

「每个参与者都是其中的一个句子」

□【菲律宾】蔡友铭



各国妇孺皆知。在黄飞鸿纪念馆内,我领略了岭南武术与民俗文化的魅力,而梁园的精致园林则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

樟木头镇的“中国作家第一村”让我颇感意外,想象中的文学圣地竟是如此朴素——几栋普通的民居,院子里的菜果树,驻村作家的工夫茶,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工作室内,增添了几分热闹气息。我对中国作家陈崇正说,作家是喧闹城市中难得的清静之地,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潜心创作,他认同了我的看法。

珠江夜游那晚,游船缓缓驶过广州塔。当这座被称为“小蛮腰”的建筑全身亮起蓝光时,窗外的雨丝毫没有减弱,船上热闹的歌舞盛宴,成为此行最诗意的注脚。

在暨南大学的讲座上,蒋卓述教授讲到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为我们打开了欣赏中国文学之美的大门。听着教授朗诵一首又一首小时候学过的唐诗,那一刻,仿佛有无形的丝线,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串联在一起。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怀着深深的祝福,向各国作家们道别。大家相视一笑,无需多言。短短一周的相伴,留下的是一生的记忆与念想。

返程的飞机上,我翻看着这些天手机中积攒的照片和随手记下的只言片语。邻座小姐姐正在读一本中文小说,边看边写心得,原来文学还是有市场的,年轻人不会因为忙于生活奔波而放弃陶冶心灵的良药。当空乘送来饮料时,我选择了热茶——这趟旅程教会我品味的饮料。

五个城市的行程,十多个文化地标,无数次的对话与静默。我忽然明白,这趟旅程本身就是一篇集体创作的散文,每个参与者都是其中的一个句子,而我们的交流与感悟,则是段落间自然的转承。当飞机降落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时,那些在岭南共同经历的日日夜夜,已经悄然生长为我文学血脉中的新养分。

或许正如某位作家所说,好的文学就像晒制的辣椒,需要阳光与时间的共同作用。而我们这趟跨越国界的文学之旅,正是让各自的文化在交流中晒出更醇厚的味道。我的行李箱里,除了纪念品,更多的是等待发酵的记忆与灵感——它们最终在某个创作的深夜,化作纸上鲜活的文字。

所有的抵达终将成为另一个起点

□【马来西亚】王修捷

总是在起飞前才匆匆收拾行李。大概人生就是由许多忙碌匆匆拼凑而成的。

来参加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前,还有一堆未完成的工作,旅程难免有种不踏实感。一周内辗转于各大酒店,夜里于陌生房里醒来一时迷糊,偶然会有一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恍惚之感。但这恰好是这段旅程的写照:我是谁?我个人并不重要,我从马来西亚来,要到更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圈里历练。之前得过多少奖,出过多少本书不值一提。一滴水流入海洋,就是海的一部分。我只需享受融入即可。

主办方的安排十分用心,参观的景点很多,大抵分为几类:以大学文学活动为起点及终点,中间参观了古城、古宅、运河、展览中心、遗迹类博物馆等重要景点。想来我们是比古人幸福的。古人不曾看今月,今人却可以窥视古人被月照亮生活的地方。踏在著名武将的练武场,或穿行于梁园回廊,往往有种掉进历史切片的感觉。但我更爱的,或许是现在式的烟火味。

有这样一些难忘的时刻:刚抵达佛山时,因为车座位毗邻崇正兄,被他拉去散步。东莞一夜,和来自各国的年轻作者随意走在街头沾染烟火味。在广州市里和桂哥等人在咖啡厅聚聊,晚霞召集大家打羽毛球,等等。这些夹杂在日常行程里的自发的活动是弥足珍贵的。一来它接地气且充满烟火味,二来这令我短暂脱离游客身份,是真正感受当地生活的机会。“我们如此喝茶,我们这般撞球。”多年后想起当下,依然是无比畅怀吧。

回国前,由于机票订得晚,酒店里只剩下我一人。这样倒好,挥手送走一批又一批朋友,离别愁绪都由他们承担,我反而像个当地人那样不断送行。此时电话突兀地响起,是陈宇拨来的,在我上机前,宇哥陪我吃了顿饭。他告诉我,工作人员和宾客全离开了,酒店只剩我俩。“我一定会留下来好好为你送行。”我想,这是接待单位的严谨,也是一个朋友的热情。我和他用餐至中途,送机的车辆已经抵达,我觉得聊不尽兴,心思已不在食物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古人吐哺的心情。一个拥抱后我一溜烟钻上车,正式地告别了这一切。想



象班机和高铁在不同时间点从四面八方来,今日又朝四面八方散去。昨日我们从哪里来?今日又该到哪里去?所有的抵达终将成为另一个起点。我们无法拥有那条路,只能微笑走过诸般风景。或许,唯一能留下的,只有那些起哄的片段与对朋友的念想而已。

对我而言,那样已经足够了。

现场

“爱上名著,从选好译本开始”

——刘文飞、韩敬群、许小凡一席谈

□王若凡 肖媛龄

6月8日下午,“爱上名著,从选好译本开始”阅读分享会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办。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刘文飞,文学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许小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从《小王子》《老人与海》《佛兰德斯的狗》《小毛驴之歌》等经典世界名著出发,解析经典译作的文学价值以及优质译本对阅读的重要性,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经典名作的大门。

翻译是传递思想和文明火花的过程

《老人与海》的译者李文俊先生和《小王子》的译者郭宏安先生曾是刘文飞在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也是他十分敬重的两位前辈。活动现场,刘文飞深情回忆了与两位先生共事的往事,感慨于前辈翻译家们对待翻译事业的热忱和纯粹,也对二位先生写的译作副文本的文采以及文本中表达的洞察力表示钦佩。刘文飞表示,两位翻译家前辈是他多年来学习的榜样,出自这些名家之手的译本是值得读者挑选并反复阅读的。“大家可以去寻找你最心仪的译作,它就是你的那朵玫瑰。世界上有太多的玫瑰,但是你爱的可能只有一朵,最好也只有一朵,就像小王子拥有的独一无二的那一朵一样。”

“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碰撞,其实是在我们每个读者自己的心灵与脑海中发生的。”回溯自己学生时代的阅读历程,许小凡坦言,自己对中文始终怀有一种十分珍重与珍惜的情感,这也

使她最终成为一名文学译者。学生时期,《小王子》《要塞》《小毛驴之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优秀翻译作品以其高质量的文本内容,激发了她对文字的热衷。

韩敬群说,在他所接触的老一辈翻译家中,很多人翻译并非是为了赚取稿酬,而是出于真正的热爱。“这些翻译家非常了不起,他们不是简单地把一本书从一个语种翻译成另一个语种,而是把思想和文明的火花带到我们国家。一代代翻译家薪火相传,传的不仅是翻译技巧,更多是把异域的文化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我们的肌体。”

如何选择好的译本?

刘文飞认为,选择好译本需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第一,选择高水平的译者。站在一个专业译者的角度,他认为优秀译者的翻译风格应该是原作的风格;而对读者来说,挑选好的译者也是一件“功夫活”,需要大量阅读积累,才能形成自己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偏好。第二,了解不同语种的风格差异。中国几个大的语种文学都有各自的翻译传统,读者可以了解各语种的翻译风格,将此作为选择译本的标准之一。第三,在旧译、新译和重译本中审慎挑选。刘文飞认为不一定非要选取最新的译本,但“文学名著的重译有一定的必要性”,一个好的新译本一定会有译者所注入的时代性”。

对于挑选好译本的方法,许小凡表示,首先

可以考虑值得信赖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其次,她对出版社将原文附于译文后的做法表示赞同,“这对于译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对译文质量的把控是有益的”。再次,译作的副文本也能够为译本添色:“对读者来说,译者的译序和译后记非常重要,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快地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语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字观照译者作为作品共同创造者的心灵质地。”

韩敬群则从读者和出版人的双重身份出发探讨了这一问题。作为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出身的读者,他在挑选读物时会更注重书籍的版本,例如,读杜甫的诗,他着重考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杜诗镜铨》、中华书局的《杜诗详注》,选本则考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作为一位出版人,他表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要致力于出版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作品,而对待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也同样秉持着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与各个语种最优秀的译者打交道,竭力为读者出版高质量的译本。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译本的选择可以从比较简单的法则开始逐步深入:“说到底,译事三难‘信’‘达’‘雅’,翻译第一要准确,第二要通达,第三要文辞优美,这个准则大体上还是不过时的。”

互动环节,三位嘉宾针对读者提出的“如何简单高效地为孩子挑选质量好且易读的译本”“如何平衡翻译过程中的文学性和准确性”等问题给出详细的解答,许多读者也分享了自己在阅读翻译文学时的感受。

书讯

《告别的颜色》出版

近期,《朗读者》作者施林克最新短篇小说集《告别的颜色》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小说集收录九则故事,涉及生活中那些戏剧性的告别——关于不同生活阶段的人们的遭遇,那些成功与失败的爱情,信任与背叛,希望与绝望,以及记忆的力量与伤害。施林克以其一如既往的令人钦佩的语言精确性,展示了回忆过去和寻找意义是如何使他笔下沉静而敏感的人物在

晚年发现自我。

本哈德·施林克,生于1944年,德国洪堡大学法学教授,曾获德国侦探小说奖。1995年,他的小说《朗读者》出版,一跃成为《纽约时报》头号畅销书,迄今为止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

德国文化广播电台这样评价《告别的颜色》:“施林克的小说通俗易懂,语言清晰流畅,不需要任何文体效果。《告别的颜色》轻松自如,充满人情味。”

(刘玄)

